

## 写在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

高延安

光阴似水叹流年，  
青山不老云雾间。  
回望世界读书日，  
转眼已是三十年。  
人类文明数千载，  
物质精神两齐全。  
丰衣足食奠基础，  
以文化人不可偏。  
社会过往铸历史，  
万物规律哲学篇。  
歌咏悲喜诗言志，  
科技赋能力争先。  
马列主义中国化，  
伟人挥手天地翻。  
新的时代新思想，  
与时俱进梦圆圆。  
人间智慧文史哲，  
创新理论是经典。  
掌握新质生产力，  
方向明确动力添。  
日月经天江水流，  
人类社会在发展。  
推陈出新靠文化，  
以书为媒后承前。  
先人栽树结硕果，  
后辈接棒代代传。  
读书就是传家宝，  
医患增智力无边。  
爱读勤读会读书，  
养成学习好习惯。  
学以致用是目的，  
社会责任担在肩。  
终身学习不停步，  
坚持正确读书观。  
致敬世界读书日，  
人生征途再加鞭！

济宁市作家协会  
济宁市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一向皮实的我在这个夏末得了一场大病，上吐下泻，吃什么吐什么。左邻的大娘见状直摇头：“看看，我说睡柯楼不行吧？偏不听，这下可好，睡出毛病来了！亏得我没让闺女睡呢！”右舍的婶子听不下去了：“你少说风凉话，人家正难受着呢。再说了，让你闺女睡，你家也得有柯楼啊！”大娘脸一红：“得得得，不跟你争。俺家鸡刚下了两个热乎蛋，我拿一个给娃儿补补。”婶子接过话茬：“我早给了，还送了一斤红糖。红糖煮鸡蛋，补气又补血。”

我拉肚子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巷子，又传到了村里的大街上。娘现在什么都不干了，每隔一天就要抱着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来回十里路，早上去下午回，把娘折腾得早饭当午饭吃，晚饭当晚饭吃。实在没得吃了，就抓几片地瓜干洗洗搓搓，扔进锅里煮碗瓜干汤。这样的日子过下来，我瘦了，娘更瘦了。娘对我住铁柯楼的事一直耿耿于怀，到现在想起来还埋怨奶奶和父亲。但她从不怪小叔，因为小叔那时才八岁，童言无忌，她心里明白。

去医院抓药总是要花钱的。我们这个清贫的小家，总共只有十三块钱的积蓄。娘咬咬牙，偷偷地把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旧柯楼卖给了东村的铁匠铺，换回十二块钱。再加上家里的积蓄，还有父亲从沙场预支的十块钱工钱，全都用在了我的医药费上。

等这笔钱快用完时，已到了中秋时节。奶奶听说娘为了给我看病，把旧柯楼给卖了，顿时火冒三丈，指着爹娘的鼻子骂道：“你们两个败家子，这可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就这样让你们糟蹋了。像你们这样，再好的日子也得被你们过散了！”爹娘抱着我，和全家人一起坐

在堂屋的大桌旁，像两个受审的犯人，低着头不敢吭声。爷爷叹了口气说：“行了，大过节的，别生气了。他们做都做了，也改不回来。再说也是为了给孩子看病，柯楼卖了就卖了吧，他老爷爷也不会怪意的。”奶奶用眼瞪了一下爷爷：“不让卖柯楼的是你，现在说卖的也是你，好人全让你当了！合着就我不是人！”说完一甩脸，倔强地梗着脖子，迈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回里屋去了。娘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二话不说抱起我就往家走。父亲望着娘离去的背影，猛地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酒水顺着嘴角流下也顾不上擦，连忙起身追了出去。

七

慢慢地，我长大了，后来又有了妹妹。三年那年，为了不耽误挣工分，母亲总是带着我们姐弟俩去上工。她身后跟着四只毛茸茸的小鹅，像一团团会走路的蒲公英，在田间啄食嫩草。而我则被安排坐在地头树荫下照看只有六个月的妹妹，妹妹一不高兴就坐在小筐里哭。我特烦，懒得去理她，自己就到处撵蚂蚱，见到大蝗虫和蟋蟀高兴得不得了，它们不停地飞，我就不停地撵，于是越撵越远。不知不觉间，竟跨过了石头桥，到了河对岸。河那边的土路两旁长满了茅草，我沿着这条向北延伸的小路一直走，隐隐感觉到，这里好像离姥姥家不远。凭借着自己幼小朦胧的记忆，我一边捕逮着蚂蚱，一边往前走，一直走到姥姥大门口那颗“天香熏羽葆、官紫流芳”的老樟树下。站在树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姥姥教我的儿歌不由自主地从嘴里溜了出来：樟子树，开白花，从小住在姥姥家，姥姥疼俺，妗子仇俺，妗子妗子你别仇，樟子开花俺就走，樟子樟子你别慌开，俺在姥姥家过几天……

当我赤着脚丫，提着一串蚂蚱、蟋蟀等战利品走上堂屋的台阶时，娘正在低头编草席，这席子是用高粱秆剖开碾扁去穰制作而成，用它编成的席子干净整洁亮堂，带着甜甜

的味道。席子编成后，为了经久耐用防止虫噬腐烂，还要用硫磺熏蒸上一个晚上，然后再拿到集市上去出售。姥爷走得早，娘说在她三岁时就去世了，连姥爷的模样都记不清了。二十出头的娘就守了一辈子寡，独自拉扯大两个舅舅和我娘。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她什么活计都做过：养羊放牛、编席织布、养蚕缫丝，还和舅舅们一起做了十几年的豆腐。

我的突然出现，把正在编席的娘吓了一大跳。她放下手中的篾条，先是往我身后张望，又快步走到门口，往院子里仔细瞧了瞧。转过身来时，我看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微微发颤。娘伸出手纤细瘦弱的右手，一把攥住我的小胳膊，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焦急：“你娘呢？”我抬起脏兮兮的小手抹了脸上的汗水，学着大人的口气说：“我娘在地里干活呢！娘让我和妹妹玩，我早就逮蚂蚱，自己跑来找您了。”娘一听，眼圈顿时红了。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抽出斜襟上别着的手帕，轻轻为我擦去脸上的汗水和尘土：“俺的乖乖啊，你才多大点儿？天这么热，你是怎么一个人摸到姥姥家来的？要是路上有个闪失，你叫姥姥可怎么办？”

娘给我擦完脸，又开始骂我娘：“小熊妮子，这么热的天，河里水这么大，你还敢带他们出门儿，把他们扔在河边上自己去干活，你小熊妮子心可够宽的，挣工分要紧还是孩子要紧，他们要是出了事，看我不打死你！”

娘拿着蒲扇给我扇了又扇，然后用白糖给我冲了一碗水，我抱起大黑碗来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然后跟娘说：“我困了，想睡觉。”娘说：“我抱你睡。”我说：“我想睡你家柯楼里。”娘听后笑了：“傻孩子，柯楼里哪能睡觉，如果你再拉了肚子，俺可没钱给你治。”于是我听话地偎依在娘怀里，听着娘唱着儿歌，甜甜地睡着了。

头小楷，忽然明白父亲为何总说“书要读进骨血里”。

如今他的老花镜换了一副又一副，读书的姿势却从未改变。午后阳光好的时候，他总要把藤椅挪到树下。叶影在书页间摇曳，偶尔有飘飞的花瓣“啪嗒”落在纸上，他也浑然不觉。前些日子我见他捧着《陶渊明集》打盹，书滑落在青石板上，风正巧翻到“采菊东篱下”那页。

有天带女儿去看他，孩子指着满墙的书架问：“爷爷为什么有这么多宝贝？”老人颤巍巍取下本《千家诗》，书脊里忽然飘出片干枯的玉兰花瓣。那是去年我夹在书里的，没想到父亲还留着。夕照里，一老一少并头读“春眠不觉晓”，玉兰花的香气穿越时光，轻轻落在女儿的发梢上。

那日暴雨，老宅门前的泡桐花被打落了一地。父亲却忙着把晒在院里的旧书往屋子里搬，雨水顺着他的白发往下淌。我劝他歇歇，他抹了把脸笑道：“书淋了会生皱纹的。”那一刻，我忽然看见四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边走边看《水浒传》的年轻人，裤脚沾满泥浆，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有一次，在父亲枕下发现一本《论语》，书角磨得起了毛边。翻开来看，密密麻麻的批注里竟夹着张泛黄的粮票。忽然懂得，在那些饥肠辘辘的年月里，这些方块字如何成了父亲的精神食粮。就像他常说的：“肚子里装着诗书，饿的时候能顶半个饼。”

如今每当我翻开父亲珍藏的那些书，总能闻到淡淡的墨香与岁月的气息。那些泛黄的书页上，不仅印着铅字，更印着父亲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每次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专注阅读的背影，我就深深明白，父亲给予我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书架上的那些书，而是他用言传身教镌刻在我骨子里的，那份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求。

在这春光明媚的美好时节，承蒙诸位拨冗莅临《大度书法》新书发布会，我内心充满感激。回首往昔，正是因为有您们多年如一日的支持与陪伴，才让我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定而温暖。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耄耋之年出版这本书法集的初心与感悟。

我的书法启蒙源于家学传承，我父亲是乡里为数不多的文人，他年轻的时候是我国大教育家梁漱溟先生的学生。后来在梁先生创办的山东农村建设研究院任教。归乡后，父亲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同时以书法见长，是鲁西南一带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我就是在先父的开蒙之下学习了书法，他老人家的教导为我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坚定地走向了求索书法真谛的道路，几十年痴心不改！

1957年，我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济宁教书，结识了当时的济宁书法界“三杨”（杨志举、杨秋生、杨骥明）和刘之先生、李味光先生、孙征禄书友等。在同他们学习和交往中，我获益良多，让我明白了书法不仅仅是写写毛笔字而已，它蕴含了许多笔法、墨法、章法等法度要领，知道了要想学好书法，不但需要勤写苦练，而且还需要有大量读帖、临帖的过程。

到了60年代，我有幸遇到了当代书法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和书画教授孙育孺老师，他们对我的教诲指点，更使我受益终生。二位先生的教导使我更正了许多之前的浅见谬误，对我今后的学习与教学都有极大的帮助。在朱老和孙先生的指引下，我从学赵孟頫的行书转到临写王羲之的行书《圣教序》、草书《十七帖》，兼临了米芾、董其昌等先贤的法帖。后来受时尚书潮的影响，自己也曾写过多种书体，临过诸多法帖，以求博采众长的效果。

历时二十余年，我对自己的书法才有了一定的自信，我开始用所学书法服务于社会，当时有幸受邀在济宁老年大学教书法15年；任原市中区书协主席十余年，为普及基层大众书法学习做出了一些贡献。其间自己也写了许多比较满意的作品，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捐赠，还教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也结交了不少书界朋友，教学相长收获颇丰，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与满足。

80岁以后，自己感觉身心有些疲惫，就辞掉了社会上的许多兼职，也渐渐地减掉了许多社会活动，在家静心修养，专心习字，每天临帖创作已成为习惯。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研习书法，家中孩子又给我买了一本《最美中国书法》大全，我每天都要抽空看看，在读观的过程中让我加深了对书法真知的理解，发现了自己的书法与传统书法的差距。我不禁感喟：书道尚未学精，老叟仍需努力！又对照孙过庭的书谱所讲的“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复归平正”之规律，认识到自己的书法并未上升到“复归平正”的高度。

为此，近十年来，我天天细研古人碑帖，精心临摹，尽量在追求“复归平正”上下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这几年终于写出了一些有传统书法味道的作品。在此基础上自己才萌发了出这本书的意愿。于是整理了几百幅近期作品，由我的学生张晨晨倾尽全力跑书号，拍摄作品，校对修改，筹措资金等，历时两年，得以完成此书的出版。出这本书的目的，一是想对自己习书几十年有个小结；二是想回报社会，回报多年来喜欢我书法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阅读后多多批评指正！

八旬书法家程宝源·  
《大度书法》里的笔墨人生

## 写给谷雨

崔军峰

百谷俯身聆听雨的私语，  
秧苗挺直翠绿的腰肢，在昼夜交替的韵律里，  
将春的密码——一节节译给天空。  
落红是未完的信笺，  
谷穗正酝酿新的诗行，  
雨滴穿透泥土，在根系末梢写下——最深邃的注脚。  
当绿意漫过红布谷的鸣叫将整个春天折成信封，  
蝉鸣即将拆封的，是滚烫的夏的邮戳。

## 父亲爱读书

尹晓华

头小楷，忽然明白父亲为何总说“书要读进骨血里”。

如今他的老花镜换了一副又一副，读书的姿势却从未改变。午后阳光好的时候，他总要把藤椅挪到树下。叶影在书页间摇曳，偶尔有飘飞的花瓣“啪嗒”落在纸上，他也浑然不觉。前些日子我见他捧着《陶渊明集》打盹，书滑落在青石板上，风正巧翻到“采菊东篱下”那页。

有天带女儿去看他，孩子指着满墙的书架问：“爷爷为什么有这么多宝贝？”老人颤巍巍取下本《千家诗》，书脊里忽然飘出片干枯的玉兰花瓣。那是去年我夹在书里的，没想到父亲还留着。夕照里，一老一少并头读“春眠不觉晓”，玉兰花的香气穿越时光，轻轻落在女儿的发梢上。

那日暴雨，老宅门前的泡桐花被打落了一地。父亲却忙着把晒在院里的旧书往屋子里搬，雨水顺着他的白发往下淌。我劝他歇歇，他抹了把脸笑道：“书淋了会生皱纹的。”那一刻，我忽然看见四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边走边看《水浒传》的年轻人，裤脚沾满泥浆，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有一次，在父亲枕下发现一本《论语》，书角磨得起了毛边。翻开来看，密密麻麻的批注里竟夹着张泛黄的粮票。忽然懂得，在那些饥肠辘辘的年月里，这些方块字如何成了父亲的精神食粮。就像他常说的：“肚子里装着诗书，饿的时候能顶半个饼。”

如今每当我翻开父亲珍藏的那些书，总能闻到淡淡的墨香与岁月的气息。那些泛黄的书页上，不仅印着铅字，更印着父亲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每次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专注阅读的背影，我就深深明白，父亲给予我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书架上的那些书，而是他用言传身教镌刻在我骨子里的，那份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求。

